# 潛研堂文集

# 潛研堂文集卷十三

嘉定錢大昕

## 答問十

問經史子集之名何昉乎曰漢時分羣書爲六略曰六藝者經部也詩賦者集部也諸子兵書術數方技皆子部也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漢著紀則入之春秋類古封禪羣祀封禪議對漢封禪羣祀入之禮類高祖傳孝文傳河閒獻王對上下三雍宮入之儒家類是時蓋無四部之名而史家亦未別爲一類也魏文帝典論自敘稱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所謂四部者似在五經諸子之外亦不知其何所指晉荀勗撰中經簿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四部之分實始於此而乙部爲子丙部爲史則子猶先於史也及李充爲著作郎以典籍混亂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爲四部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而經史子集之次始定宋元徽初祕書丞王儉撰七志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曰文翰志紀詩賦曰軍書志紀兵書曰陰陽

志紀陰陽圖緯曰術藝志紀方技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而以道佛附見合爲九條蓋仿漢之七略而改輯略爲圖譜又附入老釋書則儉自立新意也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朏造四部書目梁祕書監任昉殷鈞亦撰四部目錄而術數之書別爲一部令奉朝請祖暅撰次故稱五部目錄普通中處士阮孝緒更爲七錄曰經典錄紀傳錄子兵錄文集錄技術錄佛錄道錄釋老二氏各爲一錄而進佛於道之右則以梁武方崇其教故也其前五錄蓋沿五部之舊然則齊梁四部亦史先於子可知矣隋唐以後敘書目者大率循經史子集之

次而子家寥寥常并釋道方技而一之自道學興於宋儒人人各有語錄而儒家之目亦滋多矣

問唐人稱中書門下爲北省尚書爲南省見於文苑英華但三省並列何以有南北之分曰予於此書疑已久近讀宋次道長安志云西內太極殿東廊有左延明門西廊有右延明門門下省在左延明門東南中書省在右延明門西南東內宣政殿前東廊曰日華門東有門下省西廊曰月華門西有中書省是門下中書兩省東西相對而皆在宮城內也宮城之南爲皇城則臺省寺衛皆在焉尚書省在承天門街之東而第四横街之北

以方位言之尚書省在兩省之南明矣中書門下在禁中而尚書在宮城外則尚書不如兩省之淸切故唐初三省長官並爲宰相及睿宗以後但以中書門下爲政府尚書左右僕射品秩雖崇而不加平章事即不得與政事亦其勢使然也

問中書門下長官旣均爲宰相又有它官而預平章者則必有議政之所將別設一署乎曰此所謂政事堂也

舊唐書職官志云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

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為中書門下印也新唐書亦載其事於裴炎傳中予家藏後唐升元觀牒石刻有數印其文曰中書門下之印葢宰相印也

問唐宋以翰林學士掌內制中書舍人掌外制兩制皆清要之職而內制尤重顧其叙遷往往由學士而進舍人此何說也曰唐自中葉以後常以它官知制誥行中書舍人之職其眞除舍人者少矣宋初專以知制誥掌外制其除中書舍人者皆不任職所謂寄祿也翰林學士雖華選而初無品秩常假它官以寄祿故學士初入或畿縣尉或拾遺補闕或諸曹郎中員外郎久之遷中

書舍人給事中亦有至侍郎以上者皆食其祿不任其職舍人秩五品爲兩省清望官故學士敘遷必歷此階非兼掌外制亦非由內制改外制也凡兩制官結銜云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內制也其但稱知制誥者外制也其云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者以舍人爲寄祿官仍內制也其但稱中書舍人者外制也唐末趙光逢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其弟光裔亦由膳部郎中知制誥對掌內外命書士歆羨之後晉時陶穀以虞部員外郎知制誥會晉祖廢翰林學士遂兼掌內外制周廣順中竇儼以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其兄儀自閤下入翰林兄弟同

日拜命分居兩制時人榮之又扈蒙以右拾遺知制誥從弟載時爲翰林學士兄弟竝掌內外制時稱二扈蓋知制誥與翰林學士對掌兩制唐五代及宋元豐以前皆然矣元豐改官制始正中書舍人之名與學士對掌兩制資淺者則稱直學士院直舍人院亦有稱權直者嗣後無單除知制誥者矣

問翰林學士帶知制誥唐五代及宋皆然又有翰林學士而結銜無知制誥者何也曰學士不帶知制誥有二例洪遵翰苑遺事云唐以來至國朝熙寧官至中書舍人則不帶三字元微之承旨學士院記題銜稱中大夫

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題銜稱翰林學士承旨朝請大夫中書舍人皆以官至舍人故不帶知制誥此一例也徐度卻埽編云翰林學士祖宗時多有別領它官如開封府三司使之類則不復歸院供視艸之職故銜內必帶知制誥則掌詔命者也蓋宋初學士六員故有以學士而別領它職者其結銜亦不帶知制誥此又一例也元豐以後中書舍人不爲寄祿官則無以學士帶舍人者矣南渡以後直學士院者不過二三人卽學士之名亦不輕授則亦無以學士領它職者矣

問韓退之平淮西碑李義山以堯典舜典淸廟生民擬之宋子京修唐書取其文入藩鎭傳說者謂其文可當國史然乎曰退之斯文工則工矣繩以史法殊未盡善如光顏重胤除授於元和九年公武文通於十年愬於十一年竝不同時碑但云曰某曰某而總之云各以其兵進戰文雖簡而事未核也又碑云顏胤皆加司空不書檢校何以別於正授之司空云道古進大夫不書御史何以別於散官之大夫光顏重胤公武皆二名篇中兩稱顏胤武一稱顏胤非史法也書裴度爲丞相則唐時無丞相之名云庚申予其臨門送女有日而無年月

北學尚書而失之者也且淮西之役裴相雖以身任之然所責功者歷光顏一路其勝負正未可知也唐鄧隨之帥始用高霞寓再用袁滋三易而得李愬不逾年遂成入蔡之功視光顏等合攻三年纔克一二縣者優劣懸殊矣退之敘其功但與諸將伍得毋以雪夜之襲不由裴相所遣有意抑之邪門戶之見賢者不免斲碑之舉有自來也

問唐史以白居易與武平一李文貫曾合傳前後既不同時行事亦不相類何也曰樂天文章風節固非平一輩所及晚節蕭然物外有古人止足之風自當別為一

篇敏中灝巘守位當入宣宗朝宰相之列較之樂天人品清濁懸殊豈宜在附傳之例乎至若張昌宗易之昆弟嬖倖小人士大夫羞與爲伍而新舊二史俱附之張行成傳不特皂白不分重爲膏粱之玷矣

問歐陽公新五代史刱立世家以紀吳蜀諸國元人修宋史亦承其例蓋以羣雄割據非中朝所得而臣旣不可編諸列傳乃借世家以名之其義然乎曰此例非歐公所刱梁武帝通史敘三國事別立吳蜀世家實開其先矣然李茂貞王岐與楊行密王建鼎峙拓拔李氏世有夏綏銀宥靜五州之地亦南平之亞也皆當列世家

之數不宜散入雜傳此又義例之未盡善者也宋初削平僭偽錢俶陳洪進皆爲內臣當在功臣之列南唐後蜀閩粵北漢本末已具五代史入宋以後無世可傳而宋史依歐陽之例仍立此名殊無當矣當依陳勝項籍世充建德之例列於開國功臣之前乃合史法

問歐公五代史刱立雜傳及唐六臣傳諸名以貶人臣之事二姓者詞嚴而義正矣乃又謂五代無全臣則自死節三人而外槩無足取乎曰史家之病在乎多立名目名目既多則去取出入必有不得其平者康懷英楊師厚王景仁劉鄩之徒其始固非梁臣也謂之不事二

代可乎安金全袁建豐西方鄴等唐莊宗之臣而仕於明宗其與事二姓又奚異乎王鎔王處直朱宣王珂雷滿鍾傳皆唐之藩鎮未嘗臣梁亦未嘗臣晉置之雜傳要非其倫矣

問韓通周之忠臣以歐公史例言之當在死事之列歐公著書竊取春秋之義何故沒而不書曰歐公一部五代史無一字及藝祖即恭帝紀亦但云顯德七年春正月甲辰遜於位宋興而已此尊本朝之義也藝祖受禪事既不見於周史則韓通姓名自無緣特見自古禪代之際忠於前朝者如王淩毋丘儉諸葛誕死於魏鼎未

革之先袁粲死於宋社未屋之日故史臣得爲之傳然必斥之曰反曰貳未有敢訟言其忠者臣子之詞出於不得已也韓通之死在藝祖受禪之日其時周已亡矣準諸前史之例固不得爲之傳非歐公之失也旣不爲通立傳并其除拜官職本紀亦沒而不書所謂諱莫如深也

問五代史劉昫傳不載修唐書事說者謂昫在後唐監修國史國史卽唐書修於唐而成於晉故文不再見非歐公有遺漏然邪否邪曰此欲爲歐史彌縫罅漏似是而實非者也莊宗滅梁自謂中興唐祚立唐四廟其於

唐史固當稱國史矣然宰相監修國史有修史之名而無修史之實唐中葉以降監修國史者史不絕書何嘗修成一編昫之監修國史亦僅沿襲虛銜非眞奉敕修史也後晉天福六年二月敕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先等修撰唐史特令宰臣趙瑩監修開運二年六月史館上新修李氏書紀志列傳共二百二十卷幷目錄一卷賜監修宰臣劉昫修史官張昭遠等繒綵銀器各有差其監修官前稱趙瑩後稱劉昫蓋瑩罷相而昫代之也昫於晉時再入相始有監修唐書之命與後唐世

之監修國史豈可牽合爲一事試攷五代會要所載則唐書修於晉非修於後唐審矣歐公預修新唐史知監修官僅因人成事不任筆削故於趙劉兩傳皆略而不書此極有意可爲後來之法未可訾其遺漏也張昭遠終於宋代（卽張昭）故五代史不立傳若賈緯傳則已言晉天福中預修唐書矣予故謂歐公之書不書非無意也

問宋史李沆傳云沆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它日之憂也致沆爲

相時年止五十餘未可云老且少於沆僅十歲與沆同
年登科其參知政事距沆入相之始不過一年有餘豈
得遽以新進目之沆雖先旦而卒然人命修短不齊安
能預卜若云前知死期則誕妄益甚殆後人傳會之詞
爾曰文靖先識固非子明所及老不及見一語則由史
臣增飾使然案元城語錄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
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
不悅同列以爲非丞相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若
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此一事也呂氏家塾記李文
靖居相位王公來預朝政一日便殿論邊事退公歎曰

何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爲太平宰相文靖不荅至中書獨召公語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爲相遼與契丹和親一朝疆埸無事不有盤游之樂必興土木之工矣此又一事也史和合此二事又改竄其語致有此失呂氏記沆死子必爲相之語本無病

問續綱目宋眞宗天禧元年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其九月書太尉玉清昭應宮使王旦卒說者云特書曾之不受所以譏旦之受也曾能不受非義之職宜史深予之歟曰宮觀之設出於道流以宰相領之

固爲非禮然攷沂公當日特以欽若位在己上推而讓之及乾興中入相仍充會靈觀使欽若卒後卽代爲玉清昭應宮使未嘗堅辭不受則知前此辭會靈之命意別有在非以爲必不可受而決去就以爭之也宋時宮觀之職名臣大儒多爲之或受或辭均非大節所係後之評史者大都未閱全史偶舉一節而震而驚之無異矮人觀場也

問宋濮安懿王之議兩制謂宜稱皇伯而歐陽公建議非之後人多左歐陽而右司馬然與否與曰皇伯之稱於禮無稽古人稱伯父叔父伯舅叔舅伯兄叔兄伯氏

叔氏伯子叔子伯姬叔姬皆以伯叔爲長幼之異名無單稱伯叔者伯也執殳婦人謂其夫也侯主侯伯冢之長子也將伯助予則不知誰何之人也吾未聞以世父爲伯者也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齊衰期不聞改本生之親爲世父叔父者漢宣嗣孝昭尊史皇孫曰悼考光武嗣孝元亦立南頓以下四親廟曰考曰親則亦未沒其父母之稱誰非人子以爲人後而不得有其父母於人子之心自有難安者歐陽之議於禮於情本無可易非若嘉靖議禮諸人之佞邪也

問宋史之論趙汝愚稱其奮不顧身定大計於頃刻至

以周公比之毋乃譽之過當乎曰汝愚之心固出於忠義實則僥倖成功不可以爲後世法何也廢立之事非臣子所宜輕舉古有廢昏而立明者矣未聞有廢父而立子者也光宗之罪在於不孝其子乃不以爲君而取而代之蹊田奪牛罪又甚焉且以子奪父位事之至逆者左右暬御必不願也羣朋臣僚非盡同謀也光宗又非甘心於退閒者也設有奉帝而出鬭者兵刃相加不幸而敗則爲秦王從榮猶可言也幸而勝則爲商臣冒頓不可言矣吾故曰汝愚之功僥倖而成其實則亂之道也昔衛出公受國於君夫人其父又不在衛非攘而

尊之也聖人猶且非之試以慶元內禪與衛事平心較之孰順孰逆天下後世必有能辨之者而論者猶許汝愚為社稷之臣此夫子為衛君之說也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謂曼姑之義固可以圍之汝愚之功與曼姑之義前後一轍後人責曼姑而譽汝愚非春秋之法矣夫父子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閒光宗雖非令辟自寧宗覩之則君也父也壽皇崩而託疾不過宮為子者號泣而從之可也豈眞有亾國破家之變迫不及待而必出此下策也哉若以太皇太后之詔為辭此掩耳盜鈴之為非眞名正而言順也大臣當斯際者但可為匡正

之遷不當爲汝愚之舉范汝楫謂留爲異姓之卿趙爲貴戚之卿此迂儒騎牆之論宋史載入留正傳陋矣

問宋初立僖順翼宣四親廟本非定爲不祧之始祖也神宗時僖祖親盡當祧因王安石異議而止自後順祖以下遞祧遂以僖祖爲始祖而太祖亦在昭穆之列議者咸以爲失禮及趙汝愚當國折衷羣議正太祖東向之位而朱元晦獨上議力爭其不可又遺汝愚書言之甚力元晦大儒不審何所據曰議禮聚訟自古而然要當準乎天理人情之公非可以口舌爭也僖祖之當祧久矣熙寧集議則韓維是而安石非紹熙集議則汝愚

是而元祐非元祐尊程氏學而伊川亦取安石之說故持其議甚堅至詆汝愚以爲拆祖宗之廟以快其私此負氣之強詞非至公之定論也宗廟之禮有以功德而尊之者是百世不祧者也有以四親而尊之者此親盡則祧者也宋之帝業剏於太祖自宣祖而上四廟則以天子之高曾祖禰而祀之非以其有功德而祀之也五服之制父至親而祖次之曾高又次之宣祖尚可祧何獨僖祖不可祧乎僖祖既非得姓之始又非封爵之始方諸殷周則報乙組紺之流也而欲擬稷契以爲始祖謬矣如謂已立之廟不當更毀則禮何以有廟祧壇墠

之別如謂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則順翼宣三祖何又忍而去之安石之頗僻固不足道元晦南渡儒宗乃守一先生之言不復權其當否斯爲通人之蔽矣據語類當時主宋議只有謝子肅章茂獻二人可見人心不甚相遠

問朱氏語類論祧廟一事謂今廟室甚狹東向位坐空昭在室外卻靠實則東向不足爲尊何苦要如此乃使太祖無所自出此說如何曰此又愚之大不解者東向既不足爲尊又何苦要僖祖居之乎坐空靠實術家淺陋之言議禮者固所不道若欲以僖祖當所自出則推之得姓不始於僖祖矣太祖初立四親廟稱僖爲高祖

不稱始祖也非天子不立太廟太祖肇有天下而不得正太廟之尊於人心必有不安者矣元晦又以士大夫封贈三代爲比愚謂宋時封贈三代父最貴大父曾大父以次遞降若以此例之僖祖可祧宣祖不可祧祧宣而尊僖藝祖在天之靈亦必不安也

問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顧寧人謂食貨選舉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旣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旣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旣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旣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爲立傳皆乖謬之甚者宋

景濂王子充皆以古文名世何以疏舛乃爾曰金華烏傷兩公本非史才所遴史官又皆艸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未諳習開口便錯卽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況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卽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闕世尚公主者魯昌趙鄆最著而鄆國之傳亦闕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剌沙泰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闕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闕漏因陋就簡良可哂矣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蒲甘卜傳而又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

附於塔不已見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术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术魯傳譚澄已附其父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它事迹舛誤如仁宗莊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爲皇太后害也而圖會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因元帥察罕非因阿术段直爲澤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皆謬戾之顯然者

問元史多用投下字似是部落之稱未知其審曰投下遼時謂之頭下遼史地理志頭下軍州皆諸王外戚大臣及諸部從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團集建州縣以居之

橫帳諸王國舅公主許㧋立州城自餘不得建城郭朝廷賜州縣額其節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之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賈之家征稅各歸頭下唯酒稅課納上京鹽鐵司元時各投下不設節度使自魯趙諸王外亦未見有建立城郭者其餘大約與遼制同史傳所載投下之目有云四投下者兵志木華黎奉太祖命收札剌兒兀魯忙兀納海四投下是也有云五投下者朮赤台傳其先剌眞八都以才武雄諸部生子曰兀魯兀台曰忙兀與札剌兒弘吉剌亦乞列思等當開㧋之初協建大業太祖卽位命其子孫因其名

爲氏號五投下元典章載至元二年中書省欽奉聖旨據納陳駙馬帖里干駙馬連哥國王鍛眞忽都五投下戶計云云所稱納陳駙馬者瓮吉剌氏也帖里干駙馬者亦乞列思氏也孛禿之子鍛眞兀魯兀台也連哥國王當是札剌兒氏史所稱國王頭輦哥也忽都當是忙兀氏與朮赤台傳正合博魯歡傳謂之五諸侯有云十投下者木華黎傳丙戌夏詔封功臣戶口爲食邑曰十投下孛魯居其一是也有云十七投下者許有壬撰怯烈公神道碑云世祖立極以公舊部及降虜千人爲貴赤命公之孫莊家爲千戶曾孫也里卜花爲百戶世所稱十

七投下此其一也怯烈公名鎮海太宗時右丞相餘不可攷又有云三投下者會貨志左手萬戶三投下謂孛羅臺萬戶忒木臺駙馬斡闊烈闍里必三人也有云兩投下者會貨志和斜渴兩投下是也

潛研堂文集卷十三

門人袁廷檮校字

# 潛研堂文集卷十四

嘉定錢大昕

## 答問十一

問絳縣人生魯文公十一年正月甲子朔至襄公三十年二月癸未歷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其月數幾何曰以三統術推之每月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以八十一分通二十九日併分子爲二千三百九十二是爲月法今以八十一乘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得二百一十五萬九千四百六十滿月法而一得九百有二卽積月之數其餘一千八百七十六以日法收之得

二十三又八十一分之十三然則九百有二月又二十三日也假三統術推得文十一年周正月乙丑朔小餘三夏正月甲子朔小餘八杜元凱以正月爲夏正者得之又推得襄三十年周正月辛卯朔二月辛酉朔癸未二月廿三日俱與杜氏所推合

問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二年端蒙單閼三年游兆執徐則太初之元當是甲寅而漢志以爲其年在丙子小司馬索隱疑班固用三統術與太初歷不同故與太史公說有異然歟否歟曰三統之術本於太初非有二法漢志云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

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班氏雖云太歲在子亦何嘗不云閼逢攝提格之歲則與太史公說又曷嘗有異乎古法歲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歲星常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歲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在元枵則太歲必在丑歲星百四十有四年而超一辰卽太歲亦超一辰矣太初之元歲在星紀故漢志以爲太歲在子而當時詔書以爲年名閼逢攝提格者乃指歲陰所在非謂太歲所在也歲陰亦謂之太陰又曰靑龍亦左行周十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如

太歲在子則太陰在寅太歲在丑則太陰在卯是也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蓋古人以太陰紀歲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淮南子言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故以焉逢攝提格之歲為歷元而太初三統術推上元日月五星皆起於星紀故太歲起丙子史記歷

術甲子篇云焉逢攝提格者以太陰所在紀歲名班史云歲名困敦乃眞太歲所在二說固竝行而不悖也東漢以降術家鮮知太陰太歲之別而溷而一之無惑乎小司馬之致疑矣

問續漢志太史令虞恭等議以爲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以今法上推太初亦當是丁丑而班史乃云太歲在丙子相差一年何故曰太初本以丙子爲元劉子駿三統承其法推太歲所在數從丙子起是其證也古法太歲百四十有四年而超一辰太初之元太歲在丙子積百四十四歲至光武建元十六年當超一辰故建武十七

年太歲得越庚子而至辛丑矣乃東漢之世疇人子弟競趨便易不復知超辰之法但據六十甲子逆推往古故高帝元年漢志謂太歲在午而後人以爲乙未太初元年漢史謂太歲在子而後人以爲丁丑皆後人强名之非當時本稱也古之言太歲者必與歲星相應今之言太歲者惟知六十年一轉而已葢始於東漢而沿習至今此古今推步家更變之一大端惟鄭康成注周官馮相氏嘗一及之寥寥千載尠有通其故者矣

問古人以歲星所在紀歲不以干支紀歲始以歲星與太歲相應之故且五緯在天人所共見非若太歲之無

象故舉其著者言之歟曰是也東漢以降太歲無超辰之法而歲星亦不可以紀歲古法歲在大梁太歲必在辰辰與酉合言星可以見歲也若三國志注建安二十五年歲在大梁而青龍在庚子則歲星與太歲不能通爲一法以歲星表歲不若以干支之簡易矣

問淮南以咸池爲太歲與宅書所言太歲又異何故曰淮南書云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又云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咸池與月建大小相對初未嘗指咸池爲太歲其作太歲者乃後人轉寫之譌然

吳斗南兩漢刊誤謂淮南不名天一爲太歲又自以咸池名之則南宋本已誤矣

問一行亦號知歷者其言云秦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値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然則太初元起丁丑特以七曜行度合於甲寅之元故命爲焉逢攝提格之歲非眞甲寅歲也曰太初詔書固云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今推其年天正果是甲子朔同一詔書之文曰名旣符年名亦必不誤矣當時實以太陰紀歲而後人誤

以太歲當之故疑年名之舐牾而強爲此說如知古人歲名或以太陰或以太歲原有兩法則憪然於二者之不相悖矣至太歲超辰之法東漢術家已尠知者何況唐人

問太陰太歲溷而爲一始於東漢亦有證乎曰史記天官書云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大淵獻歲

歲陰在亥星居辰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史公所云歲陰者卽淮南之太陰也歲星與太歲相應歲星居丑太歲必在子而歲陰則在寅寅在子前二辰也歲星居子太歲必在丑而歲陰則在卯卯在丑前二辰也推之十二辰皆然歲陰之非太歲明矣而攝提格以下十二名則主歲陰而言不主太歲而言班氏天文志本承用史公之文乃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此誤以歲陰爲太歲之明證也淮南書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亦主太陰而言而晉灼以爲太歲在四仲歲

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歲行二宿亦是誤以太陰爲太歲也晉灼晉尚書郎

問張晏注漢書云太陰歲後二辰也揚雄傳同張守節說亦同史記貨殖傳注今云歲陰在太歲前二辰似不相合日前後之名本無一定以日躔之次言之則寅前而子後以十二辰之序言之則子前而寅後其實一也翼奉以初元二年上封事云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孟康注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孟說非也太陰在戌則太歲當在申耳然以太初元年太陰在甲寅推之則初元二年太陰當在辛亥非甲戌也奉所謂太陰似卽指太歲而言子

嘗以三統術推太初元年歲星在婺女六度已是星紀之末歲星每年多行一分至太始二年已及超辰之限歲星超壽星而入鶉火即太歲亦超乙酉而在丙戌矣依此算至初元二年太歲正在甲戌也

問鄭康成注周官馮相保章氏十有二歲以歲爲太歲又謂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與太歲似無與且引樂緯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之語樂緯今已不傳於它書亦有徵歟曰此在漢書天文志言之甚詳其言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營室東壁此據太初術下放此在卯曰單閼二月出在奎婁在辰

曰執徐三月出在胃昴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在參罰在午曰敦牂五月出在東井輿鬼在未曰協洽六月出在注張七星在申曰涒灘七月出在翼軫在酉曰作詻八月出在角亢在戌曰掩茂九月出在氐房心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在尾箕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在建星牽牛在丑曰赤奮若十二月出在婺女虛危夫正月日在娵訾而歲星晨出營室東壁即娵訾之次是爲歲星與日同次然其月斗建在寅而其歲太歲亦在寅推之十有二歲皆然豈非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乎豈非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即爲太歲所在

乎賈公彥說此義雖未了而句讀無誤蓋其時經學尙有專門授受相承不似後人無知妄作也

問堪輿八會之名見於鄭康成注周禮賈疏引堪輿大會有八小會有八又引鄭志荅張逸問引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堪輿之書今已不傳八會之名亦有可攷乎曰此在淮南天文訓有之其言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

可以舉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人合合於歲前則死亾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當作庚辰）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淮南所云雄者陽建也雌者陰建也陰建亦謂之厭八合猶八會也今依淮南及堪輿天老說推衍之正月陽建寅破於申陰建戌破於辰二月陽建卯破於酉陰建酉破於卯乙近卯故二月乙酉爲八會之一三月陽建辰破於戌陰建申破於寅甲近寅故三月甲戌爲八會之二四月陽建巳破於亥陰建未

破於丑癸近丑故四月癸亥爲八會之三五月陰陽建俱在午而破於子壬近子故五月壬子爲八會之四六月陽建未破於丑陰建巳破於亥七月陽建申破於寅陰建辰破於戌八月陽建酉破於卯陰建卯破於酉辛近酉故八月辛卯爲八會之五九月陽建戌破於辰陰建寅破於申庚近申故九月庚辰爲八會之六十月陽建亥破於巳陰建丑破於未丁近未故十月丁巳爲八會之七十一月陰陽建俱在子而破於午丙近午故十一月丙午爲八會之八十二月陽建丑破於未陰建亥破於巳此建厭所在及八會之名也越絕書云太歲八

會壬子數九吳越春秋云合壬子歲前合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左氏傳史墨占吳入郢必以庚辰亦以建厭所對知之則八會之占由來古矣淮南所列甲戌至癸亥葢大會之日其下又有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當是小會之日而尚缺其二以例推之當是戊辰己巳也

問淮南刑德七舍與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之說如不相蒙何故曰五行家歲月皆有刑德淮南天文訓後云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此歲之刑德也前云陰陽刑德有

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得則刑德合門此月之刑德也歲德歲刑今選擇家猶用之七舍直月則世人鮮知之者以愚攷之蓋與周髀之七衡相應但周髀以日行赤道南北分內外故冬至在外衡夏至在內衡此以陽氣自微而著分內外故冬至德在室而夏至德在野德之所對爲刑二分日行中衡春分德在門其對爲秋分之門秋分德在門其對爲春分之門雖云刑德合門其實亦相對也此渾天之義也

問乾鑿術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倍其小餘坎用事

日也加小餘千七十五滿乾法從大餘中孚用事日也求坎卦各加大餘六小餘百三其四正各因其中日而倍其小餘此條恐有譌舛其算例亦可推否曰此卽漢人六日七分之法易稽覽圖甲子卦氣始中孚每六日七分而易一卦坎離震兌爲監司之卦獨用事於分至之首得八十分之七十三冬至坎始用事又加中孚六日七分而復卦用事合於易七日來復之數其說始於京房六十卦以中孚復屯謙睽升臨小過蒙益漸泰需隨晉解大壯豫訟蠱革夬旅師比小畜乾大有家人井咸姤鼎豐渙履遯恆節同人損否巽萃大畜賁觀歸妹

无妄明夷困剝艮旣濟噬嗑大過坤未濟蹇頤爲次每卦皆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惟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八十分之十四較他卦少七十三分此所少之數卽四正卦坎離震兌用事之分數也乾象術推卦用事以乾法千一百七十八當一日千一百七十八分日之千七十五卽八十分之七十三强也千一百七十八分日之百三卽八十分之七弱也必倍其小餘者乾象推冬至術以紀法五百八十九爲日法今以乾法千一百七十八爲日法則倍紀法之數故必倍其小餘以八算也求坎卦當作次卦字之譌也景初術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六其

小餘與乾象異何也曰景初推冬至以紀法千八百四十三爲日法其推卦用事則以元法萬一千五十八爲日法元法乃六倍紀法之數故亦六其小餘無二理也坎卦用事萬一千五十八分之萬九十一卽八十分日之七十三强也中孚卦用事大餘六卽六日也小餘九百六十七者萬一千五十八分之九百六十七卽八十分日之七也正光術推冬至與推卦用事竝以蔀法六千六十爲日故卽因冬至大小餘與乾象景初實無異也

問鄭顗亦傳六日七分之術者陽嘉二年上書言正月三日至平九日三公卦也注凡卦法一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王位六爲宗廟分卦直日

之法爻主一日卽三日九日並爲三公之日也此說然否曰非也京氏卦氣直日之法坎離震兌用事分至之首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餘卦皆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郎氏父子世傳六日七分卽其術也今以四分術推是歲天正十一月甲戌朔二十九日壬寅冬至坎卦用事次日癸卯十二月朔日也自癸卯至戊申中孚卦用事己酉至甲寅復卦用事乙卯至庚申屯卦用事辛酉至丙寅謙卦用事丁卯至壬申睽卦用事癸酉至戊寅升卦用事己卯至甲申臨卦用事乙酉至庚寅小過卦用事辛卯至丙申蒙卦用事丁酉至癸卯益卦用事丁酉

至壬寅六日又歲前冬至小餘三十二分之八即八十分之二十也則坎卦用事已侵次日十三分而自中孚用事以未餘分所積凡七十一分故甲辰至巳酉漸卦益卦用事盡癸卯日而尚有贏分也甲辰至巳酉漸卦用事漸主正月三公之卦也是歲正月壬寅朔甲辰爲月之三日甲辰至巳酉盡六日而尚有餘分故云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自正月九日至二月九日泰需隨晉解五卦更代用事而及於大壯故顗再上書言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今月謂二月也

問五歲再閏與十九年七閏之率孰爲密合曰五歲再閏聖人不過言其大略如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其實祇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弱若以十九年

七閏之率計之須五年又五个月而得再閏也然十九年一章亦是秦漢以前䟽率驗之天行尚非密合葢古術皆用四分章蔀紀元之率皆四分術也自劉洪作乾象減歲實以合天行而章閏猶因舊法何承天雖病其數微多猶以用算滋繁未及更易祖沖之始㪯新率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以舊法校之則七千四百二十九歲之中舊法當有二千七百三十七閏新法只有二千七百三十六閏此戴法興所詆以爲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者也中朔與閏本相表裏歲實既減於四分則章法自難因乎古法興未達天

行故有此雖嗣後張賓張胄元劉焯之徒所立章歲章閏各有不同要皆本沖之遺意古率十九年七閏閏分太多沖之率又似太少張賓率四百二十九歲百五十八閏張胄元率四百二十歲百五十一閏劉焯率六百七十六歲二百四十九閏皆强於沖之李淳風麟德術乃去章歲之名并氣朔閏餘通爲一術但以歲實與十二朔實相校所多之數即爲一歲之閏積而不更求齊同之率此亦術家變古之一大端也然與其存章歲之名而仍未密合不若實計中盈朔虛之分而累積以求閏淳風於此極爲有識元人授時術不用積年與日法亦即此意長慶宣明術雖有章歲章月章閏之名然其所謂章歲者乃歲實也章月者

朔實也章閏者一歲之閏分也與古法名同而實異此後無有言章歲者矣宋咸淳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至後爲閏十一月有減元震者妄稱術家以章法爲重自淳祐壬子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爲章歲閏月當在冬至之前詔遣元震與太史局辨正太史詞窮乃轉元震一官而議更憲元震於推步之原了無所得撫拾經生膚淺之談皆祖沖之李淳風輩所唾棄不屑道者而疇人子弟已愕眙不能置對元震又稱一大一小爲平朔兩大兩小爲經朔三大三小爲定朔不知經朔卽平朔也平朔有兩大無兩小三大兩小皆爲定朔旣用

定朔則十九年七閏之恒率自不能拘而有司亦不知也當時局官淺陋如此欲其改憲以合天難矣

問乾象推月行術十三日之下注云限餘三千九百一十三微分千七百五十二此爲後限限餘之義何解有後限而無前限又何故也曰乾象術月行十三日七千八百七十四分日之五千二百有三而一入交朔入交則日食望入交則月食入交前後一日有奇皆爲可食之限過此則不食矣後世所謂食限者蓋本於此限餘謂日小餘以此爲限也有後限則必有前限故下文云入歷在前限餘前後限餘後者月行中道也元嘉月行

陰陽法本依洪術其於八歷二日之下有前限餘及微分之數十三日之下有後限餘及微分之數可證乾象元有前限當在二日之下而傳寫脫之耳然則前限之數亦可攷乎曰前限者交後之限也後限者交前之限也凡交前交後之限宜相等元嘉大明諸術竝同今以後限餘減月周餘三千九百六十一併周日分五千二百三共得九千一百六十四滿七千八百七十四分收為一日餘一千二百九十分又借一分作二千二百九即微分法減後限微分尚餘微分四百五十七是距交一日一千二百九十分以內為食限矣然則前限餘當在第二日日餘

千二百九十弱也宜於二日之下補注一十九字云限餘千二百八十九微分四百五十七此爲前限則前後之文相應矣

問宋楊忠輔統天術以距差乘躔差減氣汎積得定積爲授時百年加減歲餘之法所從出梅氏攷之審矣但其求汎積也必減氣差十九日有奇而後得之此其故梅氏亦不能言願聞其審曰統天之術起上元甲子至紹熙甲寅中距三千八百三十年以歲分四百三十八萬二千九百一十乘之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五十四萬五千三百爲歲積分減氣差二十三萬七千八

百一十一得氣汎積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三十萬七千四百八十九其年無躔差即以汎積爲定積滿策法而一得積日一百三十九萬八千八百五十八大餘十八小餘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九以萬二千通大餘并小餘得廿二萬七千四百八十九即氣積差是爲紹熙甲寅歲冬至大小餘實壬午日亥正四刻也乃置上元以來歲積分減氣積差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三十一萬七千八百一十一又以斗分差一百二十七乘距算萬分約之得四十八爲躔差再以躔差乘距算得一十八萬三千八百四十加八歲積分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五十萬一千六百

五十一滿策法而一得積日一百三十九萬八千八百七十四大餘三十五小餘一千六百五十一轉減紀法得上元天正冬至大餘二十四小餘一萬三百四十九然則上元天正冬至乃是戊子日戌正三刻弱也凡步氣朔必以甲子日爲起算之端今上元冬至不值甲子依授時術當加氣應二十四日有奇乃得從甲子起算今減去氣差是以上元冬至後甲子日起算也冬至日距甲子廿四日一〇三四九併氣差十九日九八一一僅得四十四日八一六〇以較六十甲子尚欠十五日三八四〇何以便起甲子曰統天雖置上元實暗以紹

熙甲寅爲元上攷下求俱以甲寅距算爲斷若於是年又加躔差布算既繁益滋眯者之惑故但減十九日有奇而六十之數已周其所欠之數卽此三千八百三十年中應加歲餘之數暗相除補而人不覺此術家省算之妙也

問氣差氣積差之數何以各別曰氣差者上元冬至後距甲子之日數氣積差者甲寅歲天正冬至前距甲子之日數也氣積差當爲二十二萬七千四百八十九今宋史刊本作二十萬蓋脫二字氣積差卽授時之氣應積算少於距差者以躔差加歲餘距差乘之紀實去之

餘減氣積差又轉減紀實所得如策法而一以命大小餘卽授時上攷之法減氣應爲通積分也積算多於距差者以躔差減歲餘距差乘之紀實去之餘以加氣積差如策法而一以命大小餘卽授時下求之法加氣應爲通積分也有此捷法可省以歲分乘積算之緐而仍設本法者爲求天正經朔地也授時不立積年設諸應數以爲上攷下求之根蓋竊取其意而又不明言之伯宗歟善君子所不取也

問統天術積日旣從上元冬至後甲子起算其求天正經朔又減閏差之數何也曰求積日當從甲子起算求

經朔當從合朔起算推紹熙甲寅天正經朔置冬至氣定積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三十萬七千四百八十九減閏差二萬一千七百四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二十八萬五千七百八十五以朔實三十五萬四千三百六十八除之得積月四萬七千三百六十九餘二十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三是爲天正閏汎餘以減氣定積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七萬九千四百九十六是爲天正朔汎積其年無距差卽爲定積滿紀實去之餘七十一萬九千四百九十六如策法而一得大餘五十九小餘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六推得天正癸亥朔因

小餘在進朔之限當進一日爲甲子朔與宋志所稱十九日壬午恰合

問統天授時之歲實既同又均用百年消長一分之率乃統天推上元甲子歲天正冬至在戊子日戌正二刻以授時術推之則在己丑日寅正二刻相差亦有四時之多此何以故曰歲實雖同而斗分差之數微異授時術上攷往古百年而長一分則萬二千年止長百二十分而統天乃長至百二十七又以所多之分乘距差則三千八百餘年之久固宜增多四時矣

問太陽盈縮分初末限郭氏離爲六段殊不可解積差

之數何以得之大統法原謂各段實測日躔度數與平行相較以爲積差不知其實測度數如何相較又用何法也曰盈縮四限各離爲六段此非郭氏所剏唐宋以來皆有之其所以析爲六者四正分爲二十四氣也但古以恒氣分段故即取節氣名之郭以定氣分段故易以一二三四五六之名其積差之數愚嘗取楊忠輔統天術較之與此不甚相遠然則郭氏亦因前人所測而增減之垛積招差之算雖於古未聞恐亦有所受之也夫四分歲周之一爲九十一日三十一刻有奇以實測知其不齊於是有盈縮之限此此四限之中各有六氣以

平行計之在盈限則每氣十四日八十二刻在縮限則每氣十五日六十二刻又以實測知其不齊於是有增減損益之率此郎張子信劉焯輩所積候而得者步算之根生於測候測候之大端有二一曰星度一曰晷景日所躔之度人目不能見算家以月蝕衝求之猶或未準若晷景之長短人人可測亦時時可測古人因實測而立算後人踵事而加精非後人之智過於古人也若夫太陰之分段則以轉終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半而析之為四又析之為二十八每段先約其平行之率以校實行之進退與日躔無二理也

問授時術象限有二其一爲周歲之象限九十一日三一〇六二五其一爲周天之象限九十一度三一四三七五截然不同其推日躔也盈初縮末限八十八日九〇九二二五行天一象限縮初盈末限九十三日七一二〇二五行天一象限似指周天象限而言及觀梅氏駢枝乃云置盈初縮末限八十八度九〇九二二五加八盈積二度四〇一四即合周歲一象限之數置縮初盈末限九十三度七一二〇二五減去縮積二度四〇一四亦合周歲一象限之數其不用周天象限而用歲周象限何也豈所謂天自爲天歲自爲歲耶曰歲周者

今歲冬至與來歲冬至相距之日分也天周者今歲日行箕十度至來歲日行箕十度之日分也天周歲周俱從冬至起算太陽一歲一周本無不足而星差而東則天周恆多於歲周所謂歲差也天體渾圓本無度數可計其云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者蓋以日周命之漢魏以前未知歲差故周天卽爲歲周祖沖之始知冬至無定在而周天與歲周遂區而爲二然周天之數惟推七政入黃赤宿度乃用之其所以亦分四象限者特爲黃赤變率之用與日躔盈縮無與也且其所謂周天者乃恆星之天天體左轉而星自東移初非天度有餘而日度

不足憑嘗謂天周只是星周而歲周乃眞天周以周天之度本從歲周得名也然則盈縮之限必用歲周象限斷可識矣

問西法有太陽每日平行之率以歲周除天周得之今以授時歲周除天周得每日平行一度〇〇〇〇四十一秒有奇而授時術但云日平行一度雖分下之小餘甚微然積之至久遂差一日又西術皆以度分變時梅氏駢枝求定氣法但求本日盈縮差盈減縮加即爲定氣日分實則盈縮之差皆度分非日分也假如冬至後四十五日六五五五三一二五求得本日本時盈差一度

八千。一十二分四十八秒，豈卽命爲一日八十刻一十二分四十八秒以減立春平氣而得定氣邪抑別有變時之法邪曰古法所云周天者倂歲周歲差言之與西法之周天不同西法周天三百六十度分爲十二宮冬至日行初宮初度周十二宮而復於冬至則天周卽歲周也但以三百六十度與歲周不相應故又有每日平行之率以齊之日度旣不同毋則布算之時又須以度變時不若授時日法度法皆爲萬分之簡易矣授時日行一度度下本無餘分此卽平行之率其又有周天者特爲推黃赤道宿度用之猶之西法推黃道宿度亦

每年遞加歲差五十一秒也歲差之根正爲歲周不及天周而設如果有此平行之率則終古不變安得有差以歲周除天周得日平行祇可施於西法而不可通於古者以周天之名同而實異也元史所載求定氣術云置四正恒氣日及分秒以盈縮差命爲日分盈減縮加之即爲四正定氣日及分（冬夏二至盈縮之差以恒爲定）然則度分即日分不須變時矣日行既有盈縮則時刻當有進退如以立成表本日行度爲一率日周一萬分爲二率今所得盈縮差度分爲三率求得四率命爲日分較之本術似更密而授時不用者以所差本微且須朔不用定氣

故也

問泰西推日躔有最高卑之行其說亦有本乎曰泰西之法本於回回前此未之聞也然予攷尚書緯四游升降之說頗與言高卑者相近何以言之鄭康成之注考靈耀也曰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夫冬至爲地上游之極地之下畔與天中平是地心之高於天心者得地徑

之半也自地言之謂之上游自天言之謂之最卑可也夏至爲地下游之極地之上畔與天中平是地心之下於天心者得地徑之半也自地言之謂之下游自天言之謂之最高可也春秋分地正當中地心卽天心無高卑之可言春分後地漸漸而下距天遠則天高矣秋分後地漸漸而上距天近則天卑矣以古法言之天中不動而地心有升有降以西法言之地心不動而太陽之行有高有卑升降卽最高最卑也天中與地中有合有離卽不同心天也兩家之言似枘鑿之不相入而還以相證如合符節借乎緯候之書世旣不傳而漢世亦未

有推日行盈縮術無以證明其故後儒諱讀緯書詆爲
荒唐難信習西學者又不能博涉經史以通古今之鄭
無惑乎齟齬而不入矣昔崔靈恩作論以渾蓋爲一至
近代而其理始顯予今以考靈耀之言升降者爲最高
卑之證未識世有靈恩其人者以予言爲何如也
問先生言賈公彥不通算術何以知之曰以周禮疏知
之輈人云軓長十尺而策半之鄭云十或作七合七爲
弦四尺七寸爲鉤以求其股股則短矣此句弦求股法
也當以句冪減弦冪開方得股依法弦七尺自乘四十
九尺句四尺七寸自乘二十二尺有九寸兩數相減餘

二十六尺九十一寸開方得五尺一寸八分不盡郎所求股也賈氏算得股五尺三寸遊由不知方法當以百尺爲丈百寸爲尺故所定尺寸之位俱誤又不知四尺七寸自乘之中尙有四七相乘之廉積故所算句羃誤而所求之股數亦誤此其未通算術一也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鄭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按鄭所云中數者自今年冬至數至後年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成一歲也朔數者自今年正月朔數至後年正月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爲一年也兩數相較則歲有閏餘十一日弱

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賈氏疏云中氣帀則爲歲朔氣帀則爲年假令十一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氣帀此即是中數曰歲誤矣歲有十二中析之爲二十四氣中氣帀與節氣帀皆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何大小不齊之有節氣之不皆在朔與中氣同賈誤以節氣爲朔氣遂指爲朔數此其未通算術二也

潛研堂文集卷十四

門人袁廷檮校字